風藥運用新識

牛學恩

（香港註冊中醫師、河南中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）

【摘要】風藥之名首見於李東垣著作，是中藥中比較特殊的一類藥物。隨着認識的不斷深入，此類藥物範圍的外延也不斷擴大。其功效，既能疏達氣機使人體一氣周流運行，活血化瘀使人體氣血周流不滯，又可溫收渙散陽氣使之順達肝木之性，其運用着眼於人體氣機周流的升發部分，而臨床運用廣泛。其中典型的風藥蟬蛻、荊芥、桂枝、川芎、水蛭、黃蓍等，臨床也可靈活運用於各種病症，效果比較滿意。繼承先賢對風藥的認識經驗，並積極探索風藥的證治規律，才能真正發展風藥，從而服務於臨床。

【關鍵詞】風藥　疏達氣機　活血化瘀　收斂陽氣 臨證運用

風藥之名首見於李東垣著作，李氏開運用風藥升陽之先河，並應於其治療脾胃內傷雜病。因李氏未對其概念給予明確界定，近年來，風藥的概念已變化很大，時至今日，學術界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。筆者在臨床實踐中李東垣學說，並結合先賢之經驗，對風藥的整體認識和臨床應用有些許心得，用其治療多種病症效果顯著。筆者不思揣陋，現對其在範圍及分類、廣義上的功效及臨床運用方面探討如下，不當之處，敬請同道指正。

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MP All Rights Reserved

1　風藥的範圍及分類

李東垣首提之「風藥」，是指升麻、柴胡、防風、葛根、川芎之類，範圍較小。近年來，隨着對風藥研究和應用的深入，風藥的定義及所含範圍也有所外延。一些醫家[1]認為，風藥是指在傳統中醫理論指導下，功能祛除、疏散外風或平熄、搜剔內風功能，主歸肺、肝經，主要用以治療風病的藥物。風藥之範圍，遂有狹義、廣義之分。

狹義上的風藥，即李東垣所提出的升、柴、薑、防等味薄氣輕，具有發散上升之類；肝，五行屬木，六氣主風，為風木之臟，其味酸，主藏血，故「凡具有疏肝養肝、調肝、清肝、瀉肝、活血化瘀等作用，歸經入足厥陰肝經的藥物，統屬於風藥範疇」[2]。本文所論風藥，皆是廣義上的風藥。

根據風藥的作用，並參考一些醫家[3]對風藥的分類，筆者主張把風藥分為5類：①祛外風類：包括祛風散寒藥、疏散風熱藥、祛風除濕藥。如桂枝、荊芥、菊花、薄荷、防風；②熄內風類：包括平肝熄風藥、清熱熄風藥、滋陰熄風藥等。如天麻、鉤藤、蔓荊子、白芍；③搜風類：本類藥物多為蟲類藥，如烏梢蛇、水蛭、白花蛇舌草；④溫熄肝風類：如黃蓍、肉桂、吳茱萸。《神農本草經》言黃蓍「主大風」，《醫學衷中參西錄》謂：「黃蓍與滋陰清熱同用，更能熄內風」。其用於大風，乃為土虛木搖而設，其能健旺中焦而應春令，使土肥則木不搖；因木得桂則枯，故有肉桂善平肝以抑肝木之橫恣，為肝陽虛，寒風四起而用之風藥；吳茱萸，能入肝經而最能開鬱，善解肝寒，使肝氣條達，肝風自熄也。⑤其他類 指功能祛除風邪，但尚未主要用

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M All Rights Reserved

以治療風病的藥物，如杏仁、薑黃。

2　風藥的功效

2.1　疏達氣機以使其暢

風藥多具辛散輕靈之性，而有善於走竄之能。藥之輕靈者，無處不到，彰顯木氣升發、春風溫化之象，同氣相求，能條達肝氣以順應肝木之曲直，能條暢氣機以顯示肝木疏泄之能，猶如春氣之生髮，一陽初生之運行，具有舒暢一身氣機，引提人體生髮之氣，資助清陽之氣升騰，鼓舞人體氣化的作用，故凡氣之鬱而不暢者，皆能用風藥暢達之，此所謂：「諸風藥升發陽氣，以滋肝膽之用，是令陽氣生，上出於陰分」[4]，善醫者，順其勢、調其氣而已。

風藥條暢肝木、疏達氣機之能，與理氣藥不同，風藥疏肝，是以風藥順行肝木升發之性為基礎，順其性而行其滯，順其性而調達氣機。假風藥以張其氣，鼓蕩氣機運行，使升發之機有序，中焦自能斡旋，周身氣血無不貫通，氣血周流，無滯無瘀，經絡通達。此乃風藥使周身大氣一轉，其氣乃散也，誠如王孟英雲「凡大氣一轉，乃治萬病之精要。」

2.2　活血化瘀以破其滯

肝為風木之臟，貯藏有形之血，疏泄無形之氣。風氣通於肝，風藥其性入肝，既能暢達無形之氣，又能活化有形之瘀，氣順血行，周身氣機暢達，即《素問·至真要大論》所云「疏其血氣，令其條達」也。《婦人大全良方》有：「醫風先治血，血行風自滅」，通過順行肝木升發之性，使肝血歸藏而不外溢，春和風行而不狂肆，成風去血

香港註冊中醫學會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M All Rights Reserved

自止，風熄血歸經之能。此說也間接說明了風藥有活血化瘀之功效，更擴展了風藥的應用範圍。

風藥，以其輕揚上達，能宣透氣機之上源，上源開而氣機自順，肺氣宣而瘀血自下，誠有徐靈胎之論麻黃「能透出皮膚毛孔之外，又能深入積痰凝血之中，凡藥力所不能到處，此能無微不至」，《神農本草經》「荊芥……下瘀血」，《本草拾遺》謂桑葉「去老風及宿血」。再者，蟲類為主的風藥以走竄見長，假其仗蠕動之物滲透於經絡曲折之處，入陰出陽，升降開發，疏通瘀塞，鬆透病所，疏通經絡壅滯而使氣血周流不滯，故風藥活血化瘀之功，存於自然。

2.3 收斂陽氣以助其長

自然之中，有春風之暖意，亦有寒風之凜冽。人身小宇宙，在人身之肝亦是如此。肝氣鬱結化火成風，臨床比較常見，但是肝陽虛而成風者，亦不少見。肝木生於癸水而長於戊土，肝木溫暖而生髮，肝血溫升而竅開。寒則竅閉血滯而風生，此乃寒所致也，造化之機只能借春溫之氣，陽氣當空，春氣升則萬化安，氣血方能順行。

風藥中多辛溫，多能使氣機順和春氣之機而升達，也有收斂發散之陽氣而成肝木升發之能者，如肉桂、巴戟天、白芍等。肝陽虛者，春暖冰融而寒風自熄，此溫收陽氣助肝木生長以成熄風之功也，《神農本草經》有黃蓍「主大風」，巴戟天「主治大風邪氣」，《日華子本草》言肉桂「能治一切風氣」。若肝氣渙散不收，此時宜用白芍等斂聚以複其條暢之性。馴其肝木橫逆之勢，收其渙散之氣，遂肝木升發條達暢茂之性而風自熄。若漫施行劑而不兼顧收斂，無異於落井下

香港註冊中醫學會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MP All Rights Reserved

石，是促其死也。

總之，風藥之功，無非是通過行竄、活化、收斂等不同方式，達到人體陽氣在肝木升發條達之勢而已。風藥，也無非都是順達肝木之藥，其着眼點都是人身周流之氣的升發部分，猶如四季之春升也。

3　典型風藥的認識及臨證運用

3.1　蟬蛻

蟬本木之餘氣所化，飲風露而不食，其性善脫，脫下外殼為蟬蛻，其能治中風不語者，以蟬聲之清響也；肺主皮毛，蟬蛻為皮，取其類，知其能入肺經，開宣肺之竅，故能治療各種原因所致聲音嘶啞；臨證言能治小兒夜啼者，以蟬晝鳴夜息也；蟬之性，飲而不食，有小便無大便，故其蛻，又能利小便，而止大便也，臨證用於肺氣不宣所致的泄瀉效果顯著；其用亦能善托隱疹外出，有皮以達皮之力，故又為治隱疹要藥；因其蟬之蛻，取其象，知其有脫目翳之功；臨證又能用於不寐之證，因蟬之性晝鳴夜熄，順乎陰陽寢寐之理，故能用之。

總而言之，蟬蛻之用，一取蟬善行、善鑽，蟬蛻其類為皮，能入肺經而宣透肺氣；二為其質輕揚，能飛越上行，能入高巔而宣暢氣機，梳理水之上源使津液糟粕各行常道；三為蟬之善行，能使外鬱得散，內壅得通，魄歸其鄉，故有晝鳴夜熄之性，順乎陽寢寐之理，用於氣鬱所致之魂魄不安其室的不寐、鬱證等效果顯著。

3.2　荊芥

古之人用風藥荊芥，辛香走竄，臨證多用其穗，取其銳利發散之性，與其升提之力，此乃該藥功效之一。其次是其能祛血中之風，《本

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M All Rights Reserved

經》謂其「下瘀血」。《本草綱目》云：「荊芥入足厥陰氣分，其功長於祛風邪，散痰血，破結氣。」《本草正義》荊芥「散結導瘀」。《醫宗必讀》謂荊芥主「瘀血……長於治風，又兼治血」。其能行氣活血，無非取其質輕上揚，使下陷之風木，不閉塞於地中而成橫行之勢，亦可使閉塞之陰邪外發於表。

因該風藥具春生之象而通肝性，善動，易入血分，使氣機貫通內外，使氣血調達、經絡潤澤。臨證運用該藥時，用其走竄善行時，比如開表、祛濕等，多量小而用其穗；用其下瘀血而發陰邪於外，比如活血止血時，多炒黑，引藥歸於血分而有外發之勢，其能深入而祛邪於外。

總之，風無出路，則風仍不息，荊芥乃風藥中善入而提邪外出者，善用之，則能上清頭目諸風而明目，中祛濕邪壅滯而調樞，下深達沉屙瘀滯而外發。

3.3 桂枝

風藥之中，論及運用比例最高者，非桂枝莫屬。仲景治風之劑，唯有桂枝湯一方，方中桂枝溫中通陽，升發陽氣而暢達左路氣機，白芍酸斂苦降，柔斂相火而秘藏右路陽氣。桂枝，故稱為牡桂，為桂枝之新枝、嫩芽，在四季，其蘊春生之氣，在藥用，為陽氣暢達之行者，誠如《神農本草經》論菌桂（桂枝）說「為諸藥先聘通使」，《名醫別錄》又稱桂枝「宣導百藥」。

鄒澍曰：「蓋其用之之道有六，曰和營，曰通陽，曰利水，曰下氣，曰行瘀，曰補中，其功之最大，施之最廣」[5]。其六大功用，簡而言之，無非是取桂枝為性溫之風藥，其色赤條理縱橫，宛如經絡分

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MP All Rights Reserved

佈，故其性善於疏達，性與肝合，得之臟氣條達，經血流暢，有入肝經暢達升發氣機，敷和鼓蕩氣血之能，是以臟榮而風恬，土鬆而氣調。於寒中能溫中、和營，於濕中能鼓蕩、宣通，於滯中能行瘀、降氣。諸功效，無非桂枝能使真元敷佈，氣機暢達也，故臨證用之甚廣，只要氣機不達皆可使之暢。因其升之能略大，故對氣機不降者，應稍加肅降肺胃之氣藥即可。

3.4　川芎

川芎，其味薄氣厚，辛香燥達，上達頭巔，下至血海，外禦皮毛，旁通四肢，味辛升散而不守，為血中之氣藥，擅祛風邪，具有活血行氣，祛風止痛作用，誠如《本草匯言》云川芎為「血中氣藥」，「雖入血分，又能祛一切風，調一切氣」。臨證既可如酸棗仁湯中用之辛香通達樞機，又可如川芎茶調散中用之氣厚上達雲霄，亦可如四物湯中用之入絡活血行氣。

其能上、能下，其秘在於用量不同而已。用於不寐等陽不入陰之證，須大量，如筆者運用酸棗仁湯時，川芎多用至30g以上，因重則降，自然之象，取其象而用之，能通達陽氣下降之道而為之使；用於治療頭痛、眩暈時，多取小量，輕輕上揚而至巔頂，宣通氣機而布散真氣，其效顯著；用於活血行氣時，多取中等量，一般15g左右，既能宣透，又不至於妄行，誠如陳士鐸《本草新編》曾言：「川芎之生血，妙在於動也」，「血大動則走而不能生，血不動則止而不能生」。

總而言之，川芎其性善走竄，握其量而善用之，其效多佳。

3.5　水蛭、蜈蚣、全蠍

Copyright HRCM All Rights Reserved

三者皆為蟲類風藥，亦是血肉有情之品，性善蠕動為其共同特點。以其善行入血而祛其瘀，以其行經通絡而祛其閉，更能深入痼結病所，松透病根，搜剔風邪，使邪氣外透，機體節節通靈而愈，誠如葉天士言「取蟲蟻迅速飛走諸靈」也。

臨證運用三藥時，又有所區別。水蛭，蟲之善飲血者，對於瘀血阻滯陽氣暢達，久而成病者，用之甚效；蜈蚣，蟲之善走竄者，入肝經而入血絡，凡氣血凝聚之處皆能開之。在蟲類藥中，行氣為其特長，對於氣滯血瘀，而以氣滯為主者，用之佳；全蠍之功效主要在於尾部，取其象在人，為人體之督脈，故能溫通督脈之滯，有暢達督脈氣機的作用，故該藥用於風濕等骨病時，效果比較明顯。

不過，該類藥皆破血藥，亦是耗氣藥，對於寒凝血瘀者，應與溫陽藥配伍使用，以防過耗陽氣而成痼疾反復之勢。

3.6　黃蓍、肉桂

黃蓍、肉桂為溫陽熄風之類風藥，用於肝陽虛所致的肝寒風起之證。《神農本草經》言黃蓍「主大風」，因肝屬木而應春令，其氣溫而性喜條達，黃蓍之性溫而上升，以之補肝原有同氣相求之妙用。而古之有木得桂則枯之說，亦是溫肝陽而條達肝木，祛除寒凝而抑肝橫恣。兩藥皆是為陽虛寒凝風生而設。

腎陽虛衰，木氣寒凝不能條達，用行氣、破氣藥只能越發瘀滯，唯遇春和風麗之黃蓍、肉桂，則寒凝可除，寒風可消。臨證時，凡遇肝陽虛、肝氣虛弱不能升發條達者，不可過用理氣、破氣藥，多重用黃蓍，或加用肉桂，而少佐疏導之品，使肝寒得解，鬱結得開，肝風自熄，常收佳效亦屬自然。

香港中醫藥學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CM All Rights Reserved

4　典型病例

王某，女，49歲。2011-9-21因失眠3月來診，刻見：失眠，整夜不能入睡，頭疼，頭暈，兩肩部酸沉不適，咽部有無梗阻，吐之不出，咽之不下，口乾，心煩易怒，大便不爽，身困乏力，時有身癢，未見明顯斑疹等。舌質淡暗，邊有紫斑，苔薄白多津，脈沉弱無力。此乃水寒土濕，乙木鬱陷，土虛木搖之候。

處方：生黃耆20g，龍骨12g，牡蠣12g，蟬蛻10g，肉桂10g，黃連3g,茯神20g，甘草6g，酸棗仁12g，川芎10g，生麥芽20g，蜈蚣1條。7劑，水煎服，日一劑。服用一劑後便能入睡，諸症明顯好轉。一周後來診，訴各種症狀均恢復正常。

按：此乃水寒土濕，乙木鬱陷之證，水寒失其蒸液上騰，心火不斂而神越，故有失眠之症，上失所養，故有頭痛頭暈之症。乙木鬱陷，不能順其升發之性，氣機瘀滯不行，故現咽部不適。乾者，乃水氣鬱於三焦，腎陰不得上朝所致。肝，其俞在頸項，肝之氣不暢，血停滯，故有肩部不適，身癢等症。

臨床實踐證明，風藥治療內傷雜病，着眼於人體氣機周流的層次，能很好的順達肝木之升發，運用廣泛，療效十分顯著。只有徹底轉變觀念，積極探索其證治規律，開拓其認識空間，才能繼承其經驗，並在創新中發揚光大。

香港註冊中醫學會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M All Rights Reserved

參考文獻：

[1] 鄭國慶,林道友.張志遠應用風藥治療肝膽病經驗[J].遼寧中醫雜誌，1999,26(2):51.
[2] 崔河泉,高天旭,黨麗峰.傷寒論壇一墨[M].鄭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1994: 102.
[3] 鄭國慶,王豔.風藥治血與中風病證治[J].中國醫藥學報,2001,16(1): 13-17.
[4] 李東垣.脾胃論[M].瀋陽:遼寧科學出版社,1997:3.
[5] 鄒澍.本經疏證[M].北京:學苑出版社,2009:126.

（編委：麥灼基審校2012.06.23）

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
Copyright HKRCMP All Rights Reserved